蓮峯集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illegible]

宋　史[illegible]撰

[illegible]宗謝御書表

[illegible]動[illegible]奎[illegible]之文賁[illegible]輝華增重坤隅之勢聳

[illegible]誠懽誠[illegible]頓首頓首竊以卦爻彖

象[illegible]聖[illegible]義[illegible]德之旨著成七篇用敷美於

本朝尤推尊於先聖躬製贊詞之潤載形心術之微布

在丹青煥然雲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心經緯聖學緝熙探金匱石室之藏應河圖洛書之瑞放牛歸馬方將修文德於遠人卧虎跳龍豈止達書名以外史頒行天下昭示方來臣謬居承宣獲與瞻覩天顏咫尺如臨泮水以甚嚴神物護持當與岷山而不朽

代張觀察賀皇帝幸學表

清蹕風驅往儀膠庠之地儒冠雲集幸瞻天日之光豈獨一時之榮允為千載之盛恭以臨雍之禮從古已行

莫如我朝數舉斯典必命儒臣之選講明聖奥之歸太宗詢文象之文深研消長章聖探典謨之訓益勵憂勤丹青具存風烈如在自非孝治之世孰繩祖武之休恭惟皇帝陛下學本生知理有心會以斯道幾微為宵衣之念以人才未作為側席之憂乃闢賢關一陶士類欲使衣冠之俗悉知禮義之尊爰率舊章以風寰海臣嘗汗邇列邈在遠隅阻望後塵暨百僚而稱慶式觀成化與三代以同風

策問

問后夔師曠之於音而有慆滛非所以為善樂也王良造父之於馬而有蹶驟非所以為善御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於政而猶有疎闊烏得為善治者哉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以建寅之正奉天時授民事為最正者夫夏之時既已盡善而商周何乃建子建丑紛更之為四時之令十二氣之事無乃舛逆而不順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禹勤勞於天下民之便不便利

害纖悉之際宜無不盡者而貢猶有所不善者何也夫助法既已善矣而周人必改為徹豈亦好為更張而不寧者歟周初五刑之屬二千有五百輕刑與重刑相若文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至穆王始作呂刑其屬三千減大辟三百宮刑二百而增墨劓為千使輕刑多而重刑寡夫周之初其刑皆重而今始輕意者文武成王周公之仁不及穆王歟三代之法可謂盡美矣而時獨夏為正賦獨商為善刑獨周穆王為輕凡其法皆聖人作而

各有未盡常求其說而不得願與諸君論之
問所貴乎聖者貴其能知天命也命當行耶吾之道與
之偕行命當止耶吾之道與之偕止盈虛消息周旋曲
折聖賢之所昭徹獨見乎此其必無失也矣然而孔子
執贄行于天下所見之君無慮數十而尤眷眷於衛靈
魯哀齊景而不去甚者至於南子之污公山佛肸之叛
而猶徃焉何其求用之汲汲戰國之世則又大異於春
秋矣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說以見不足與有為之君

如齊之豈王既已不能用孟子而猶徘徊於晝以待其召而復也雖蕞爾之滕其在天下眇然甚微而亦與之論王道惟恐其不見用也無乃於道自輕而不自重歟豈知其不可而强與之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進歟皆非所以為知天命者也聖賢之意將安在願與諸生辨之

問天生財而民用之君理之必使民裕於下君足於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此古今不易之道也然夏商

周之時兩得之漢唐之時兩失之有不可不論者禹之治水勤天下之力兾兖之作至十有三載乃同而餘州猶不與焉湯之興以七十里之國而文王武王亦不過百里當其初造之時四方君長日交於廷征誅之師日出於外湯又以餘力餉葛伯文王亦歲奉商之職貢當此時澤梁不禁關市不征賦斂薄而國不匱民不困未嘗聞其理財而沛然常有餘卒以此成王業此何為其然也至於漢唐以全盛之天下而又理財之道日夜講

求無所不至漢之榷酤鹽鐵白金皮幣唐之隱户剩田間架之利轉漕之法無所不用桑羊孔僅趙過宇文融第五琦劉晏李巽之徒鞭算心計無所不盡然而君民皆耗虛至以此生變此又何為其然也豈天之生財饒於古而嗇於後耶抑時有盈有虛而術有善不善耶恭惟國家軍國之費亦廣矣然比年以來罷力役之征以惠四方又念蜀遠民或有未裕則萬里遣使求所以裕之者甚悉日者恩詔之下所以搜求其條目罷而去之

以厚民者甚備普天之民孰不銜戴而蜀民呼舞獨為甚切吾君吾相澤流天下為甚大矣其所以足國裕民而兩得者近所未有此亦何道而然歟夫不求漢唐之失無以知夏商周之得不觀夏商周之得無以見今日之美願詳著之于篇

問異學之在天下君子必鋤而去之者以其有害於吾之道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惡紫恐其亂朱所惡者惡其似是而非耳夫異學者必並緣聖人之說而有甚

似於其閒墨氏兼愛而同是堯舜許行欲君民並耕而其說本於神農孟子因而闢之豈非以其近似而為害深也歟吾宋元祐閒伊川程氏進於朝其學始盛於伊洛至今而遂廣及於天下其說一本於中庸大學舉誠與恭以為謹獨之要務在默識力行而去人欲而全天理凡佛老雜說皆擯斥不道而一以孔氏為宗天下之士見其本於孔氏也是以波蕩而從之無疑其說之是與非同與異甚似而難辨者與墨氏許行又相遠也而

論者疾之斷然以為姦何哉今廟堂之上又將行其說而言事之臣皆謂異學而攻之抑以其似是而非歟而推原程氏之學所從得與其所從失於吾夫子之道是否同異果如何以明曉天下庶幾少佐今日扶正道去異學之治云

問今學者率喜措意於性命之表務為滉漾不可究知之說以為聖賢之極至禮樂之文綢繆委曲燦然可以相接則指以為粗云往往蕩然習放曠而以區區之文

為不足學學其極至者斯已矣吁亦既甚病哉且唐虞之盛而皆出於周旋揖遜具所以變化天下之士使之日就道德之質各適於文武之用剛柔緩急皆不失其中進退語黙而無愧死生禍福之所不能動者意其當時必有大出於禮樂之外然唐虞遠矣猶可以想見者惟其雍容之風尚在耳而三代之法又養之於大學試之於射宮其文為甚詳士生其間出入於和鸞玉佩之中而燕處於雅頌琴瑟之際衣服有常几杖有銘視聽

言動莫不有節若此者抑亦可以為粗歟則洒掃庭内衛武之所警恂恂鄉黨孔子之所居者今之學者所嘗忽也而二聖人之所篤行者獨何哉然昔之論君子者以為不必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夫禮樂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歟夫成於樂立於禮所以為學之終始者其旨安在願聞其實

問振天下於怠惰廢弛因循茍且之中而與為剛健奮振卓然有立之治此人君之最難能古今之最難逢當

世仁人君子豪傑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憤悶慕望而不得見者也自非人君赫然有立於上而天下之人雜然應之於下有不能至者矣昔者周之治放於柔弱宣王起而振之漢之治放於因循宣帝起而振之唐之治放於姑息憲宗起而振之三代以來迄於五季獨能以剛健振起者惟此三君而已是可謂難得也矣夫豈三君者獨能赫然自為之哉蓋亦天下之人雜然應之而後能至於此也嘗考之於其書周家之臣王命之肅必與

將之邪國之否必與明之衮職之闕必與補之何其忠也神爵甘露之間至於文學法理工匠技巧之事皆極其能何其精也元和之初薦士三十以助成其治者何其盛也豈天下之人自盡其力而為之歟抑三君者有術於此以起之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恭惟主上當中興平定之餘慮天下之人久廢於無事英斷獨運動蕩振刷而大作起之廣開衆正之門杜絶羣枉之路憲度一新威令一振風聲所曁際天所覆罔有内外莫不

悚動鼓舞以觀千載希濶之舉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欲使天下之人盡革去前日怠惰廢弛因循苟且之風羣臣皆如周之忠萬事悉如漢之精衆才又如唐之盛以大應今日惟新之治將何道而可其併三君所以然者悉陳之以佐今日之萬一云

問三代以降天下之俗何紛紜其亟變也一時之士必有一時之俗一時之俗必有一時之弊一時之弊必有一時之害未有有士而無俗有俗而無弊有弊而無害

者此何為其然也士患智不足以識變而戰國之士智而至於詐患勇不足以立事而秦之士勇而趨於利患無寛柔和易之行而西漢之士柔則失於偷患無剛毅挺特之操而東漢之士剛則陷於訐患無高遠之志晉之士高矣而蕩為虛浮患無文章之用唐之士文矣而流為華靡豈三代而下者其俗終不可革歟凡所以至此者其故何也其始必有以作之作之必有其端其終必有以成之成之必有其漸以至於風成俗定而不可

復改此又不可不求其故而論其所以然也其始不過出於士之所習尚而其利害禍福及於天下而莫可解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歟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於詐勇而不趨於利柔不偷剛不許高不蕩於虛浮文不流於華靡去數代之弊以成一代之俗其亦有道於此乎否也易大傳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所趨甚異而聖人以為同何耶太公佐武王伐商其功列於詩書伯夷不食周粟而傳稱其

仁是皆天下之大老嘗經聖人所去取者而不同猶如此出於聖人之後而其趨異者將何以定其同與否耶張良佐漢有天下終從赤松遊而四皓則遁秦亦不仕於漢梅福嘗上書論事一朝棄官以去揚子雲校書天祿嚴君平李仲元皆其友也而終於隱嚴光當光武世亦可出矣而老於釣荀爽申屠蟠徐孺子之於辟命或就或不就諸葛孔明龐士元事蜀而龐公採藥鹿門不反當此時管寧亦不應朝命晉孫登居宜陽山但撫一

絃琴而不言陶潛嘗為縣令矣而賦歸去來王通講道河汾著書垂後蓋有志於世者而稱仲長子光為天隱是衆賢者之所以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其意各安所出於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所趨如此其不齊其心果同乎否耶

問甚哉文章之變其得喪之關於天而盛衰之關於世也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之用否其大矣哉

三代之盛訓誥誓命之文風賦雅頌之作道德仁義禮樂寓于其中聖賢之心術天下理亂之幾微皆在得非關於天者哉至其衰季孔子出焉刪定系述之文作而其用被于千萬世何其甚盛也豈亦禹湯文武有以作成之歟漢司馬相如輩所作而班固遂以為漢文章與三代同風其果信然耶然固之論如賈誼司馬遷揚雄不在其列何也唐文自太宗以來猶未改六代浮靡之習大歷貞元間韓愈李翺柳宗元出而唐文始復古亦

可以庶幾三代之文否也漢唐之文君亦有以作成之歟恭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絶百代蓋其始盛於慶歷嘉祐治平而後一振於元祐文彩述作論議術學衆多繁夥又非漢唐之所可幾及矣然則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亦以何道哉夫得喪之關天盛衰之關世千百年之間其盛不過漢與唐與吾宋三而已但吾宋之文章其所從興與其所從盛者何由與三代與漢與唐何辨作成之道何由斷而論焉一王之法為百世之

鑑可也

問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必務為可見之效而後天下可為也使其法令雖行而成效不見民不被其實利而國不蒙其休美則所為法令者是徒為無益之文具而已其將何以致天下之理哉國家自軍興以來歲周一星有半亦久矣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則夫所以講求乎國本設為已行之法而責其可見之效使民厚其業而樂其生者在今日所不可緩也昔漢文當高祖創

業之後專以農為務其詔之為農而下者十常六七亦以其不可緩焉耳是以當時海内富足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亦其效之可見者也主上比歲以來務農之詔旁午於郡縣不啻漢文之日矣而猶以農不加勸穀不加多户口不加益而倉廩日虚為歎何哉日者下詔旨欲責漕臣使率屬部守令正經界均賦調趣耕殖以為民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計夙夜之意至深切也然考之於田野之間則今日之弊猶前日也經界之未正賦調

之末均耕殖之末趣者尚多有也嗚呼當循習之久經界未易正也多寡之不齊逃匿隱落之不一賦調未易均也荒蕪之多而游手之衆耕殖未易趣也然則將何術以正之均之趣之使效有可見而法不為虛行使民被實利而國蒙休美哉方求其術而不得諸生其條陳之

問三易之書名之所命必有其義書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數之所占孰同而孰異取而為卜筮者孰當

而孰否其推明之案史氏自擬策問仍自擬試策原本附録兩篇於策問之後今仍其舊

甚矣道之難明也聞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語道者衆而味道者希其獘葢起於世之儒者措意太過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遠人而人亦以道為清虛無用之物舉而措之莊老之間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盡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語道至是則道之興亡非天而何茍天下幸遇聖人百度修明

庶政和穆則是道也應入於刑名度數之間而為禮樂刑政之化天下不幸而逢暗世則是道也亦將自晦于無用之地歷古而來聖聖相承雖所尚之不同所為之各異而區區所傳亘千古歷萬變亦無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承而守一道故繫辭亦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古之聖人所以體道之妙用道之實其示天下

也雖有可見之迹而實運於不可見之心雖有可知之事而實藏于不可知之用其舉而為事業則可知而可見者常載于詩書其化而裁通而變不可見而不可知者獨傳於三易則易之書實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豈可輕議之耶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其聖神之妙仰觀俯察可以畫卦矣然而未敢以自為也及龍負圖而出於河龜負書而出於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當明夷之時羑里之難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鳳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負天縱之將聖以好學之不倦亦可奮然而興易道矣然亦未敢自專也亦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逮夫五十以學易且韋編三絶豈非是書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而聖人亦不敢以輕議者耶向使鳳鳥不至而河不出圖是數聖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聖人慮患之心思天下後世之切至以謂吾而不言千百載之後吾之所為妙用者

茂而不傳則道亦從而喪矣是以伏羲神農黃帝則有三墳焉夏商周則有三易焉三墳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墳也其妙道一也是皆聖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間蓋是書也亦幸而出於三皇之時而顯于三代之際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戰國遭秦歷漢泯沒于千百載之後遂使腐儒曲學得以肆其臆說妄議上古遂以為無用之具雖或取信於一時然亦不過目之為卜筮之書大抵其說不過有四以為春秋之時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楚子指以視子革以能讀古書春秋之至今
幾千百年矣時之久遠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歷古而
來典籍之阨不可勝數矣風雨之霑霈水火之沈燼亦
屢矣西漢之興雖閒出于屋壁之藏未必能無遺散者
故漢下求書之詔是書亦不顯於是時藝文志所錄古
書為詳而是書亦不載于當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
周易實出于近古遺秦焚書又以卜筮獨得不廢罷然
而載鬼一車需于血出自穴與夫繫辭所謂子曰之辭

後世之議者未免致疑于其間況是書姓紀皇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略義旨深厚不可以言語造者又焉能曉其義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辭引政典曰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後世莫不以爲夏后氏爲政之典雖孔安國亦莫不以爲然今此書政典之篇頗與書合則其辭之可具載于詩書隱而難知畧而不詳又不過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嗚呼歷是四疑而遂使三皇與夫文王孔子盡心者流非

特鬱鬱不伸又入于卜筮之學夫豈知治天下之妙用實在于此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歟噫所不可知之事闕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茍不能然而簧鼓邪説妄指聖人之書以為僞妄吁可痛也幸承明問之及欲論是書之義則非止十稔之窮思數萬之累辭葢聖人之神道妙用寓於其間而實非區區塲屋之文敢議也若夫止于名之所命書之所作卦之所次數之所占與夫取而為卜筮下及諸儒之論

秘府之藏則亦不敢不論以攻邪説恭惟神宗皇帝以
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
藹然見於當時故天不愛道河圖洛書復降是道以助
至化元豐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廵按部屬歷唐州之
比陽是書復出于野民之家天之未喪斯文豈特斯民
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國叙書以為伏羲神農
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天道也今考墳之所以有三曰
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

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蓋墳雖兆於三皇而其道實顯於夏商周之際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時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此其命名之義作書之人有如此者連山之書以艮為首歸藏之書以坤為首坤乾以乾為首雖三易之書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經卦皆八其重爻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數取以為占驗則陰陽老少之文大抵亦不離乎七八九六而已蓋七八

者少陰少陽之數而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天地之所為時運之所會雖聖人亦豈得與奪於其間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數之際雖稍有不同大抵如執會要以觀方來終於殊途同歸耳此其卦之所次數之所占其同異有如此者然而周禮獨載是書於太卜筮人之官而純取以為卜筮遂使聖人之神道以為後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設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之說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載占筮最為詳悉以周易為占者十有

六以連山歸藏為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曰黄裳元吉穆姜之筮于東宫此連山歸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然而咸以為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頗為近正其餘又恠誕不經則是書謂之卜筮則可謂之純為卜筮則不可此其所以為卜筮者如此然是書之不幸汩沒于世而杜子春鄭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無一言以及之又從而為之說曰此陰陽之說也惟杜預孔安國

輩粗能得之而亦紛紛藉藉終以不振至於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燦然而秘府所藏尚不過連山歸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書亦未見其間此其諸儒之論秘府之藏不過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嘗論之書之泯沒于世非大聖大賢則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鶡冠子有若儀禮有若墨子非韓愈而振起之則與異端邪説並棄於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倉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則其遺編餘論亦

與草木而煨燼矣是數子者尚不過論五覇之大畧或崇虛無之空言或為黄老刑名之學或出於戰國縱横之流而二賢尚能扶持使炳燿以傳誦于人之耳目況三易之書天之所存道之所在聖人之妙用存其間此正諸生喜與執事者論之

問東京何休道術深明有聞于世其解詁公羊之傳也以春秋之論駮漢家之政凡六百餘條其說雖不傳然意其為人必非苟然者其後服虔又以左氏之說正何

休之駮凡六十餘條則何服之學其可謂通經術而曉世務者矣諸君得為何休其能駮漢者何事使諸君為服虔則其駮何休者何說

六經備於孔子隱於戰國火於秦比漢興稍復出矣而西京以朋黨亂東京以圖緯惑聖人之意其存者鮮夫詩書禮樂非明問之所及也請獨以春秋言之春秋之為經一而為傳者有三漢武帝表章六經公羊傳盛行于時穀梁之學出於宣帝左氏之學起於哀平言公羊者有嚴顏眭

孟之徒而胡生為之祖言穀梁者有伊胡申章之徒而魯榮廣為之宗言左氏者有陳欽賈復護之徒而劉歆為之倡劉歆嘗欲立左氏矣而大司空師丹以為非毀先帝嚴彭祖嘗奏議殿中矣而太傅蕭望之折之以穀梁之言言世次則有孔子子夏傳授之殊言遠近則有齊學魯學之異大抵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信異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古人所謂黨同門妬道真而無從善服義之心者是也光武中興承新室詭政之

奬而白水卯金之語執以為受命之符此風一扇天下
靡然從之於是聖人之經與邪說並行矣郅惲之論謂
漢歷久長孔為之訓而賈逵之攻二傳則謂劉氏為堯
後惟左氏獨有明文然則春秋之旨其說雜乎讖緯者
類皆如此是可嘆也愚嘗論之西漢之士亂于朋黨故
朝廷之上無豪傑之士而新室之變遂以興東漢之士
惑於邪說故聖人之教日以淪亡而西域之書于焉得
入此理勢之自然無足怪者觀西漢春秋之士如公孫

宏董仲舒翟方進可謂大儒矣然公孫挾詐多私中傷
賢士還董仲舒殺主父偃皆出陰謀則春秋善善惡惡
之理宏蓋不知也方進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善溥
于長以持其寵此正犯春秋外交之譏惟江都董生慨
然力學有意乎三代之際矣然猶不能卓立傑出而王
杯繁露竹林之書陰陽閉縱災異之學皆守公羊之家
法宜乎後世之所深惜者也東京鄭康成囊括大典網
羅衆家號為仲尼之門未能遠過而賈景伯父子蓋杜

征南所謂先儒之美也然二人之學皆以圖讖從事則其他可以想見矣景伯常入講南宮黙二傳以扶丘明彊執誣罔之辭以符異端之説使丘明有靈其將喜之乎何休嘗以私意著三傳優劣論而康成爲之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然何休之與康成要皆圖緯之學也左右劔佩彼此相笑豈容一勝一負者乎陳元有言諸儒之駁議皆斷截小文媟瀆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脱微細指

為大尤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此兩漢之風俗也明問所謂何休駁漢事六百餘條服虔駁何休之所駁六十餘事亦不復置言可也誠難以辱執事之聽矣然審是去非學者之職也試以其學乎春秋者妄為執事言之漢自高祖以來治雜霸道而叔孫通綿蕝之禮已為一代偉觀則其君臣政事得罪於春秋者如何也春秋公及戎盟于唐已重譏矣而奉春君至於與匈奴結和親約春秋初稅畝已深貶矣而武帝至于筭及舟車起

栢梁臺築臺于秦之罪也射蛟江中矢魚于棠之誅也郡國建廟立武宮煬宮之黜也何休之駁不知其為何語而愚之所駁與休異者愚不學圖讖也公羊之書喜為怪僻而何休學之又復甚焉以春秋託受命於魯託隱公為受命之王是則無君臣之分以絕文姜不為不孝拒蒯聵不為不順是則無父母之恩以紀季之權絕先祖之祀是則無兄弟之義以至三統之論災異之應皆為違經背道而血書端門之語尤為名教之罪人此

何休之失也服虔之駁不知其為何語而愚之所駁與虔異者愚不黨同門也嗚呼何服之學愚雖未嘗見而以為不足言者以其人觀之也何服之學愚以為不足言而終有言者以春秋論之也春秋之學于今盛行左氏以杜征南穀梁以范武子而公羊則以休也愚縱觀三家之書考其行事而休實非二子徒也杜征南竒謀偉論振耀一世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謂其不深得左氏可乎范氏之不私所學考聖經而質衆傳斥何

晏王弼之論破晉朝浮靡之風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

執事所謂通經術而曉世務愚意以為有二子之學而後可以當焉若夫講論當世之務質以春秋之說則常日願效二子之為人固不敢以容易談也

問朝廷之所尚天下之所趨也所尚者正天下悉趨於正所尚者不正天下悉趨於不正樞機之所發本原之所自不可不謹也蓋三代之季六經之書既作而專門之學未聞於天下也莊老之學雖出而浮虛之學未聞

於世也至西漢宣帝與諸儒講六經於石渠東漢顯宗亦與諸儒講六經於橋門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專門之士也如是天下安得而不趨於專門之學至西晉之君以山濤王衍為政東晉之君以庾亮殷浩為政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皆浮虛之士也夫如是天下安得不趨於浮虛之學此二學之行於天下豈非漢晉之君所尚有以驅之耶聖賢之君如日月也而二代之君放為淫僻墮為此學其失安在吾宋之盛朝廷

之上未嘗尚此而專門浮虛之學徧天下何哉其所以然者豈無所自耶主上神明照見新弊申敕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漢晉之君方且倡為此學真今日之罪人也哉夫專門之學行則議論將入于不通浮虛之學行則人才必至於無用則去之不可以不盡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漢晉尚此而其學亦行幸設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併與漢晉

之所以失者而陳之將告於上盡去而速除之以正天下之學術云

欽定四庫全書

蓮峯集卷四

宋　史堯弼　撰

策問

均稅策

課治於王者之盛時則守株之誚不免於嗇夫之口課治於霸者之末世則改絃之喻不奪於君子之志非王者之不足尚而霸者之有可稱時適其變而法便於民故也請借齊秦以為喻齊之小白相管仲而從其言秦

之孝公用商鞅而聽其說是齊秦之便利苟簡雖為好
高慕古之士所黜其量時度宜反為通達國體之人所
取是其不貽於守株之誚而有得於改絃之喻也何則
五家為軌五里為連此軌里之法起於管仲也非管仲
有拂於先王齊小白富强之急不得不然爾千而為阡
百而為陌此阡陌之法起於商鞅也非商鞅有拂於先
王秦孝公兵食之急不得不然爾若使不然追蹤王者
之迹圖為治國之術豈不亦踈且遠哉大抵一時之治

必循一時之法必循一時之便不循其法不足以為治不循其便不足以為法藉是以觀歷古賦稅之得失蓋可見矣自神禹治水分別九州底乃財賦時則有五十之貢成湯嗣興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時則有七十之助成王定周設為九賦以斂財賄時則有百畝之徹三代便民之法豈可企而及之哉春秋之世魯宣公之初稅畝則稅賦為不足定公之作丘甲則稅賦為不足哀公之用田賦則稅賦為不足便時之法果將若何為

足觀也漢高祖式遏亂虐除秦之暴天下平定區別疆界時則十五而稅一迨及文帝治風燦然四海富庶時則三十而稅一當此之時稅賦為有餘循時之便何足憂哉有若武帝専意征伐用度始不足加口錢榷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紛紛然也無益於事是雖仲舒獻名田之策是雖師丹獻限田之策皆欲均其賦稅也惜乎策之不用而止唐太宗濟民水火除隋之暴身及太平法古遺意時則有租庸之制施及代宗前法稍玩有所更

草時則有以畆定稅之制當此之時賦稅為有餘循時
之便又何足憂哉有若德宗藩鎮强盛用度始不足議
鹽鐵興錢幣行括苗置和糴紛紛然也無益於事是雖
陸贄進六幣之策是雖齊抗進六姦之策皆欲均其稅
賦也惜乎策之不用而止歷觀古者一得一失大率如
此厥今賦稅何如哉不均之弊有二有兼并之弊有流
徙之弊何謂兼并之弊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
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姦民欲計免於賦役者割數

畝之地加之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於是其富者地連阡陌膏腴沃壤奄而有之其貧者曾無尺地以置錐託足方且困於重役廹於追呼此所謂兼幷之獘也何謂流徙之獘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又其凶年饑歲轉相散徙於豐足之邦於是所會之處如鳧居鴈集烏合蟻聚所居之里雞犬不相聞馬牛不相及又且伐戶破竈析骸毀骨此所謂流徙之獘也為方今之計必欲去此二獘

莫若行土斷之法何則籍其地之廣狹計其人之衆寡
限之以戶數而授之以土地使有力者勢不至於陵僭
使不足者身不至於流蕩是法既行戶有定籍田有定
分無有兼幷無有流徙然後從之為什一之稅則不均
之弊又何患哉所以晉哀帝始行之安帝終復之亦能
濟其艱危免其匱乏而天下有息肩之所豈不嘉哉幸
今主上屢降德音以此為念庶幾禮樂興獄訟息明執
事上體天子之意以此下詢愚雖不敏願以土斷為獻

不識與其進否

冗官策

求天下之害而與民除之者君之職也陳天下之害而與君共除者臣之職也嗚呼天下有未除之害而為人臣者有能深言而力行之為人君者又從而深信以委任之以掃清積世之獘故害可除而利從而興焉嗟乎衰世之不由此也為其君者不知天下之利害聞其臣之言則掩耳而不聽為其臣者雖能言之於上見其君

不聽則遂從而已害既不去利何從而興乎冗官之獘天下之大害也茍君臣欲有為於天下者不可不除也其事似小為害甚大其為害有四何則唐虞所以庶績咸熙者庶官無曠也今也無其事而虛設其官無其功而空食其祿則是天下皆曠職也問之曰何職也曰備員而已小無益於民大無益於國此則曠職業為害一也國家所責有限天地所產有窮今也冗官布於州縣坐無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祿縱無窮之欲而盡有窮之

財海内所以虚耗國用所以罄空此則耗財用為害二也官吏無數而職業有限故有運貨賂於權門輦金帛於戟里望塵擁拜揺尾乞憐冀欲超還高資擢除美職者矣此則長奔競為害三也奔競之徒固非夷惠之清而實饕餮之子也故其得職也曰前日所獻若干所費若干則今日槌民膚剥民髓以償前日之費而後已此則虐萬民為害四也四害不去天下所以亂亡相尋也然在治平之世則尚可而於有事之時則不可茍於是

時君不聽其臣之言臣不盡其所欲言為其君者昧於
安危之機不見天下之利害為其臣者除害之心不力
君之不聽遂委之而已故冗官不去而日以滋蔓考之
於唐中宗不報盧懷慎德宗不省杜佑是矣至於明君
良相則不然臣深言而力行之君又從而深信委任之
為其臣者見事之智甚明除害之心甚決慷慨激昂條
陳利便為其君者熟知其害遂披襟以納之決意以行
之故去冗官如反掌爾考之於唐憲宗任李吉甫武宗

相李德裕是矣是四君者皆常有事也有事之時是人主中興之秋也今欲中興則當先除天下之弊而為新天下耳目之事捨省官何以哉何者四害之積天下莫不厭吾今於此一掃而清之非徒足以興四利亦可以慰天下之心矣四君當有事之時而撫中興之運是時冗官不可不省柰何中宗德宗失之於前幸而憲宗武宗得之於後中宗之時襲武后戕殺之後當韋氏濁亂之際天下不可謂無事方是時也側門用事墨勑授官

凡數千員時號三無坐處其官何其冗也爲中宗計者有事之時冗官所當省也柰何盧懷慎上疏以爲諸司官數十倍於古諸牧宰不任職者一廢省之是言也可聽而不聽而中宗不知報何不明之甚也雖中宗之過也亦盧懷慎之罪也夫吾欲除天下之害則青蒲再伏可也皂囊屢上可也何一言不聽遂從而已乎故治終不成也德宗之時三叛分王於幽薊華蓋蒙塵於奉天天下不可謂無事方是時也官員益濫銓選益謬入仕

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其官何其冗也為德宗計者有事之時冗官所當省奈何杜佑上議謂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是言也可用而不用而德宗不之省何其不明之甚也雖德宗之過也亦杜佑之罪也夫吾欲省天下之官力行之可也再言之可也何一議不聽遂從而休乎宜其功之不成也故曰中德不聽其臣之言其臣不盡其所欲言故冗官以滋蔓憲宗之初兩河未挈地悍將未悔過天下可謂有事矣而李吉甫秉政

疾吏員太廣其意謂今天下有事必先省官以新天下之心故其早夜孜孜以輔治者無非此也乃奏曰今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遂省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故能成元和之治雖然吉甫之功也亦憲宗之功也何則非吉甫不能省冗官非憲宗不能用吉甫君臣相得此元和之政所以成也武宗之初劉稹未就誅藩鎮未盡服京師未甚安天下可謂有事矣而德裕為相憤官吏太濫其意謂今天下有事當先省冗官以新天下之

心故其深思遠慮以為治者無非此也乃言曰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故能成會昌之治雖然德裕之功也亦武宗之功也何則方德裕建言武宗遂披襟而納之決意以行之噫非德裕不能去冗吏非武宗不能用德裕君臣相與會昌之治所以成也故曰憲武之臣深言而力行之其君又從而深信委任之故去冗官如反掌嗚呼天下有未除之患不可專罪君亦不可專罪臣天下有已成之功不可專

歸功於君亦不可專歸功於臣君明臣良治之基也君
暗臣庸亂之府也中宗德宗於盧杜莫之報省而卒至
於亂憲宗武宗能行二子之言故治稱中興則知省官
去官吏之冗實救獘之先務恭惟國家炎精厄籙强寇
干紀天下可謂有事正主上中興之秋也而天下有大
兵甲十年于兹矣財利之臣鞭算心計亦至矣榷酒酤
筦鹽鐵關市舟車有征山林陵麓有禁然國用告乏軍
儲告匱者何也此皆冗官未省取得其道而與非其宜

故也竊顧清入仕之門以絕濫進罷不急之職以去曠官斥無用之吏以省浮費則冗官可省而曠職業者無有也耗財用者無有也長奔競者無有也虐萬民者無有也四害去而利興矣而主上又能以憲武為法而以中德為戒大臣又能以二李為心而以盧杜為恥則令日中興之功豈特元和會昌之治耶

私試策問

楚屈原述離騷為九歌九章赴河而死其徒宋

玉和之又為九辨自是文人才士依倣焉又如
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辨崔駰作
七依曹植作七啓張華作七命唐興作者尤多
或者以此曹區區之文冀其有致身之階果其
然耶請折衷為之說

夫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
挫心士之懷奇抱策出而佐時必期得君以展盡其底
蘊而上赴功名之會矣豈意中遭撓敗而功名不克就

此固喪氣挫心而憂憤怨刺之言所以發舒於外而不顧死亡之禍也昔楚屈原為三閭大夫因羅讒毀流放江湖乃述離騷為九歌九章援天引聖而卒不見省遂赴河而死其亦蹈此者歟若屈原者可謂淺中浮外而不知大體者也蓋為臣之道莫善於全節而次之以全身苟道不足以正君智不足以弭亂諫不行言不聽則繼之以死故甘斧鑕安鼎鑊而不悔者冀以區區之身一悟主上而納之於善如龍逄以之死夏比干以之死

商也脫或不幸忠謀而君不從正諫而主不信以獨見之明而知禍亂之不救殺身之無益則超然遠去雖高爵重祿亦不足以係其心而介其意姑全其身以沒于世如微子以之去商百里奚以之去虞也若屈原者其亦知此乎奈何不知出此而乃蔽於待人以必能倚事之必集而卒於不遇遂喪氣挫心以發其怨憤之言而為離騷之文以葬於江魚之腹嗚呼使屈原而稍知全其身以沒于世則必不忍為此及夫其身既沒其後宋

玉從而和之又作九辯自是文人才士依倣為文如枚乘作七發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曹植作七啟張華作七命以至唐興作者尤多皆願附於離騷之間遂謂之楚辭是皆不能自用其才而乃甘為憂憤怨刺之言以譏諷於時不然賈誼何以少年屬文於郡中自負為王者之佐而亦不能自用其才一以不遇過湘為賦以弔屈原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其亦屈原之徒有以激之歟吁後之為國家者其於忠義之士名節之

流當在屈已禮遇虛心優容使引鑑皆明目臨池無洗耳若然則變故之世顛沛之時尚兾其有回天之力復國之勲況興平之際治安之朝何其不能成功乎

課吏四善二十七最九等賞功十二轉三陣三

資法

西漢享國二百年傳十二帝不世之主抑何多也英武如高帝寛厚如文帝才畧如武帝愚皆不取之獨以宣帝為難能謂宣帝有英武耶斷斷之技恐髙祖之不肯

為也謂宣帝為有寬厚耶察察之政恐文帝不忍為也謂宣帝為有才畧耶拓地開疆則武之所優為宣帝不可企而及由是觀之宣帝難能之事果何著見而高帝文帝武帝焉得而不取之耶甚矣人之智愚賢不肖未可以一律而論不有以區分而旌別之愚恐奮迅卓越之才不自表見怠惰阻鬱而不興姦貪放縱之士不自儆戒侵漁掊尅而益甚也天下烏乎而免亂哉故宜統天下者有以處之耳此所以考課之法不得不行於吏

職賞勲之法不得不行於將帥者也推是說以槩之於
宣帝難能之事茲可見矣何則漢自高帝平定之後一
切草創倥偬不暇此馬上之治莫逃後世之清議是雖
英武為莫可及而英武特用之以取天下傳及文帝時
方宴安仁政之施固不可緩此以德化民實為後世之
美談是雖寬厚為莫可及而寬厚特用之以結人心至
於武帝則不然嫚書之辱白登之圍忍之久矣及當此
時馬足已踐於河上不示之以威愚恐匈奴之變將可

憂也武帝由是起而征之雪漢之恥倡漢之威是武帝之才畧亦雖莫可得而及於征伐則有補於考課賞勳則無補也夫無補於考課賞勳何以責治道而維持天下哉愚想宣帝之前吏職之不稱將帥之不舉雖有考課之法而實不考課雖有賞勳之法而實不賞勳可謂極矣宣帝之興孰不咨嗟而憤悼之於此二者信有意也是故綜核名實則考課之法行於吏職信賞必罰則賞勳之法行於將帥矣考課既行於吏職則吏職烏得

而不自勉吏職自勉也用能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者焉賞勲既行於將帥將帥焉得而不自勉將帥自勉也用能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者焉嗚呼高帝之英武文帝之寛厚武帝之才畧雖莫及矣殊不知宣帝積弊之後使考課賞勲之法行則難能之事亦安可得而及之哉讀史至此乃知考課賞勲之法誠國家之急務也兹承明策以唐四善二十四最九等考課之法而以升降其才能十二轉三陣三資賞勲之法而上下其功

勞下詢諸生此愚之所以喜聞而樂道之也試効一班之見且四善以明其人在已之所長二十七最以明其人在官之所能在已未必皆所長則或最為可取在官未必皆所能則或善為可取最善兼得則在九等為上上善最不聞則在九等為中下或有一最而三善或有一最而二善以至愛憎任情處斷乖理背公向私職務廢闕居官諂詐貪濁有狀莫不皆以九等而次第之故四善自德義有聞積而至於恪勤匪懈二十七最自近

侍積而至於鎮防大率以此不復槩陳其詳夫考課而
升降其才能有如此者則當時吏職之循良蓋可見也
是以就其尤者而論之敢嬰逆鱗不畏鼎鑊以諫諍為
事則有如魏鄭公詳明治道深切時政以敷奏為事則
有如陸宣公排衆人之說陳伐蔡之計則裴度擅其能
應一時之變成天下之務則姚崇處其任以至徐有功
之決獄高季輔之考校班班然見於當時以此而觀他
可類推而例見也豈不由考課之法升降其才能而至

此乎且十二轉以示其器秩之厚薄三陣區別其立功之難則謂之上陣則品秩之必厚其立功之易則謂之下陣則品秩之必薄其中陣亦例而推其三資亦例而見故見任前資常選曰上資文武散官衛官勲官五品以上曰中資五品以上子孫上柱國國子勲官六品以下曰下資計戰功之多而取乎三陣則還以十二等者為之資議酬功之等而取乎三資則還以十二轉而為之品莫不皆然不復槩陳其詳夫賞勲而上下其功勞

有如此者則當時將帥之奮發蓋可見也是以就其尤者而論之閫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則有如李藥師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則有如郭子儀長於策敵之功精於制勝之術則光弼為之最陳范陽之謀致兩京之復則李泌為之先以至張巡之嬰孤城李晟之抗羣賊班班然見於當時以此而觀他可類推而例見也豈不由賞勳之法上下其功勞而至此乎恭惟
國家考功之法雖行矣而吏職不至於澄清此所以不

免功過善惡資敘罷雜焉司勳之法雖行矣而將帥不至於銓次此所以不免勲勞劇易品級差敘焉吏職之末澄清將帥之末銓次蓋恐有害於治道是宜朝廷之注意也必欲吏職之澄清莫若法唐四善二十七最九等之遺意可乎必欲將帥之銓次莫若法唐十二轉三陣三資之遺意可乎夫唐法之善蓋有得於成周之遺何則成周之制爵禄以賢以庸而分之馭之以八柄辨之以八職若夫考課之六計乃唐之四善二十七最九等

之法也賞勲之六功乃唐之十二轉三陣三資之法也唐之於周遼遠二千餘年法其遺意而成其治道也如此況國家去唐之世不甚綿邈法其遺意孰不可哉苟其若然非惟吏職之循良將帥之奮發與唐無異抑將遠追成王之逸駕享其既醉鳧鷖之太平矣漢宣帝中興之功何以過耶孤陋淺見執事以為然否

王導謝安兼統内外

古之興王其所以委寄責成而任天下之託者一人而

已故舉天下之重任而付之方其用之也聰明之鑒已
洞然照其肝膈之間早知其文足以化成天下武足以
威震八荒由是任之而不疑信之而不惑以為內外不
專統則不可以責其大功故專之以內外之寄以謂軍
國不參總則不可以制服天下故專之以軍國之權而
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故有假黃鉞而督內外諸軍者
矣有任宰相而為天下元帥者矣而當時之英才有受
其責者必曰吾君付我以重任待我以赤心必當取天

下以付之於吾君然後可以償其責於是內則淬礪有官撫摩人民修整法度以興衰撥亂外則鷹揚虎視運籌決策練兵蒐乘以混一區宇凶頑肆蛇豕之虐吾則提橫行之卒以征之盜賊逞蝮蝎之毒吾則興問罪之師以討之及內外已治矣凶頑盜賊已平矣四方亦晏然無事矣然後人主享天下之富而已有取天下之功顧不偉哉向非人君付大臣以重任而人臣有取天下之英才疇若是耶嗚呼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遇未有

不由此也降及後世鬼蜮青蠅之人進而天下無重任矣三光五嶽之氣散而天下無英才矣文武派為二道而宰相元帥之職異矣是故天下或有英才而無重任或有重任而無英才此大功所以不立而大治所以不成也何則方時多故天下板蕩蓽門圭竇之中築巖釣渭之叟抱經世之策韜康國之畧思欲整頓乾坤與華夏鼎新革故者人主舉而用之然而國家之重權不在於已也閫闑之内外不任於已也中外不得兼統軍國

不得參預讒人鼓交亂之喙則異其任又明日而罷其權矣欲望恢復豈可得哉此則有英才而無重任方時未寧人主於此捐千里之地舉百萬之師高爵厚祿魚符金印獵天下之英才偉望拔一人而用之然而邊庭有鼠竊之寇河洛有飲馬之盜而四方入於頹敗委靡而不可救者何也所用無經國之才乏濟時之畧徒務謹守封疆不能混一區宇望其一統實未可也此則有重任而無英才是二者其體雖殊言其致敗則一耳且

唐自明皇以來藩鎮跋扈悍將橫行流血染潼關腥羶汙伊洛當是時忠義貫日月聲名憚戎敵者郭令公一人焉茍付之以重任則天下之難不難平矣奈何肅宗聽魚朝恩之讒間不過任子儀為朔方節度副元帥而已矣姦臣掣肘卒無顯功遂使懷恩騷動於兩河三叛分王於幽冀可不惜哉降及憲宗削平淮右孽芽未除禍根已結克融庭湊崛起匹夫倡戈魏博三晉瓦解方此時勲譽德業為朝廷重輕者裴晉公一人焉付以重

任則河朔之盜不足平矣奈何穆宗惑小人之妬忌不過擢為東都留守而已矣逢吉沮撓卒以無成遂使强藩有問鼎之心唐祚有綴旒之勢可勝惜哉是二人皆英才而無重任焉若夫典午渡江一馬化龍元帝任王導簡文信謝安而江淮鞏固然以君子公恕之心待之則當時如二人者罕焉以春秋責備之法論之則王謝二子終不踰淮而北殆有重任而無英才與夫子儀中立異矣幸承師問請畢其說且晉鼎中傾金華韜德國

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禦李展石冰亂荊揚元海王彌潰青冀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郡如拾遺芥馴至於宮闕榛荒元帝匹馬渡江下迨簡文天下未定而王謝為之佐焉夫正統未一實在士大夫為之匡救以混齊區宇苟任重而無重功者何賴焉此王謝所以不逃後世之議也且元帝過淮嘗思興復一心任導初加以都督中外又封以始興之地參總內外其任可謂重矣導於此時常懐

匪石之心必翦吞沙之寇設學校於鼎沸之中立章程於櫛風之際忠誠貫日壯志凌雲以君子忠恕之心待之則導有取焉然而當元帝時越石挫鯨鯢之鋭士稚復九州之半太真宣王室之力士行擁三州之衆蠻奴之兵屢戰屢北中原之亂幾於冰泮石勒屯江西之卒糧匱兵亡劉總以王彌之疑猜生間起方是時也掛旆天山封泥函谷北卷三晉西吞秦雍易若折枝尊不知出此終其身而大功無成以春秋之法責之則導有重

任而無英才焉下及簡文方丁艱難委心安石既任以六州之事又加以征討都督參總内外其任亦重矣安於此時起為蒼生不從九錫衂苻堅百萬之衆折温氏九五之心以君子忠恕之心待之則安有取焉然而當簡文時元冲之夙夜王家謝元之善斷軍事而淝水兵敗之後慕容垂挫於中山拓跋珪沮於定襄姚萇鼠畏於長安呂光魚駭於姑臧方是時東取青齊南定梁漢遷寶鼎於郏鄏返紫宸於瀍澗不啻反掌安不知出此

終不能過江而北定中夏以春秋之法責之則安有重任而無英才焉吁取天下者必有英才然後可以兼內外之任而翦四方之亂苟反是則烏能成功耶王謝二子未能洗刷中原者豈二君不能委任耶豈重任不在於己耶豈寇敵不可平耶豈事勢有不可為耶非也無英才之過也二子者使當治平時端坐廟堂雍容議論則可矣丁時紛亂豈勝重任乎其為政事可知矣若較優劣則王優於謝何則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

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內難外患張如蝟毛是不可為之時也而導以草昧之餘制禮樂正法度而晉以安而安石時內無姦人强氏自泯于時西踰劔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青洛制吳戰旅嘯叱成雲而六師屢捷是可混一之時也安反乃豪飲淫宴蕩志悅目故勝敵而兵愈弱得地而民益貧夫晉所以任安者亦重晉不負安而安負晉多矣則導優於安亦明矣且春秋責備賢者於齊小白召陵之盟書曰師於晉重耳城濮之戰遠

書爵其進之亦至然文與之實不與者為其不以征伐會盟之功歸之天子王謝終不興復殆類是焉其才雖有優劣以春秋之法斷之其罪一也恭惟國家冦敵干紀華蓋南巡駐蹕吳會餘氛未掃播越海濱固不異晉東遷之亂上天悔禍殄滅之秋而聖天子委任大臣設為都督兼統中外文武之職不分為二將帥之任合而為一委以天下之大則其任可謂重矣聖天子既專其重任而將帥大臣又皆天下之英才所為之政所行之

事浸淫區宇震驚中外天下復平之詩將再歌於今日矣下視東晉王謝如登太山而望丘垤也

三國六朝都建康攻守人物謀議如何

知天下之必可取為天下於必可取而後天下可得而定是故古之神武之君於天下未一之時而能使天下之勢已在吾掌握之中而吾之所以措置經畧之術固足以運天下於未平之際故能以孑然之身當多難之衝而其措置綽然而有餘雖犯天下之至難以圖天下

之至遠而天下之勢必折而入於我者其故何也蓋其所為者甚大故足以兼并天下而有餘然其所為之大者不待行之已平之後而已常行於未平之前惟其行之於未平之前故其遠大之效必著見於已平之後如炊無不熟爨無不成此無他為吾之敵者其施設甚小而吾之規模甚大是故小者不得不折而入於大而天下可得而定矣方秦之亡羣盜之所為甚小而高祖之規模甚大是以其勢必折而入於漢方莽之亂羣盜之

所為甚小而光武之規模甚大是以其亂卒平於光武方隋之亡羣盜之所為甚小而太宗之規模甚大是以其勢必折而入於唐嘗因此以觀江右六朝龍蟠虎視於建康之地夫建康者吴楚之襟喉也面倚蔣陵背負洪流左京口而跨松江右采石而倚南州扼胸襟於石頭抗形勢於江上方其時也限三分於魏主當精兵於後周而又加之以兵强國富然六朝終不能因此以取天下者其規模之不甚大而取天下之術甚疎非地不

便而勢不利也竊嘗覽其已行之迹矣有可為憤懣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五可為痛惜者二真取天下者之深戒也齊氏失其淮浦而其勢弱是以自保之不暇此可為憤懣者一陳氏北喪淮淝而其地蹙是以受併於隋此可為憤懣者二孫權狃於赤壁之勝是以有合肥之奔此可為長太息者一文帝狃於伐魏之勝是以有河南之敗此可為長太息者二庾亮乘石勒之死而有復中原之志奈何終有邾城之敗此可為長太息者三殷浩

乘季龍之卒而以中原自任奈何乃有姚襄之敗此可為長太息者四梁武雖有復淮之勝而終失河南之地此可爲長太息者五而其所尤可痛惜者東晉之末天下之大機凡再至而皆失之孝武之時一至而謝元失之義熙十二年再至而劉寄奴失之是以天下終不可得而一且晉自永嘉而來大河以東濁河以北氊裘横遼馬逸絳頭熾赤面張寖有年矣及苻堅之敗也慕容盜陝東苻沖亂關右堅沖相持其勢俱憊此正卞莊子

刺虎之時也向使晉人能投天下之隙乘淮淝之鋭練兵蒐乘直擣長驅一軍北収燕代以揺趙魏一軍西卷咸鎬而定關河則天下可圖也奈何反啗敵以糧養虎遺患而前日之功今已掃地矣此可為痛惜者一宋武之初定長安也秦民大悦相與泣涕而留之舉山陵宫室以動其心此正漢高祖入關之時也向使因悦附之民起并吞之志南濟江淮西通巴蜀舉青豫之師以卷幽燕發秦中之甲以蕩隴右則天下可圖也奈何反留

孺子以扞强敵而前日之入關適所以闞赫連戰塲此可為痛惜者二是數者足以見六朝之規模甚小非地不便而勢不利也職此之由爾故六代之居江左雖與今日同而六代之不能復中原所以與今日異如前六朝之失因足以為今日戒然六朝之人物謀議亦有可道者何則請并劉備西兼巴蜀周瑜之策可取合吳蜀之長為唇齒之勢以進兼天下鄧芝之策可取也推鋒冀朔延譽江南溫劉之志可尚也乘秦之亂求自北征

謝安之策可取也先蕩臨淄掃清河洛謝晦之詩可詠也養銳息肩觀兵洛汭則劉裕之謀可用文軌大同然後還都則王懿之謀可行是皆其臣之謀有可取者然未足以比今日規模之大幸承明問又以事之難易敵之堅脆攻守機要下詢試妄陳之漢光武起南陽一邑不六七年間而取天下南陽者今之鄧州也其地不得南方百分之一而能大創中興者蓋當未平而所欲為固足以運天下也洪惟主上運逢多難正中興之秋也為

今天下之大計必將連吳并蜀安民息力以為固守之
規耶然振國家之威以混天下者必勇於進而後可議
荀攸策劉表之無志王導斥周顗之鬱鬱念藝祖提精
兵二十萬拓封疆之萬里不為不難復其故地主上所
急務也固守之策不足行也必將運江淮漢沔之資率
荆州西土之兵以進耶然進取之術貴於分道並進使
敵枝梧不暇是以晉攻關中則六道並進唐平淮西則
九節度並進今欲如檀道濟自淮向洛如沈林子自汴

入河豈不可乎進攻之策未盡善也必將觀天下之勢有可乘之便耶然使百年而便不至吾將端坐而待之乎釁隙雖出於敵而作之者在我六國以縱散而亡作之者秦也項羽以勢孤而亡作之者漢也今欲取天下非作敵之隙不可也乘便之策不足取也是三者皆不可用必有取天下之術焉夫事無難亦無易在我而已敵無堅亦無脆亦在我而已吾果能於多難之時宏謀巨術足以運天下則事雖難變為易敵雖堅變為脆所

以致此者其攻守之道乎此非孫吳李靖所論者也此
乃天下之大攻守而今日之急也必欲守乎荆州居上
流江州居中流揚州居下流是三流者吳會襟喉建康
藩翰者也必也據其衝使蕞爾敵國與夫叛臣吾得以
坐制其命故應敵之暇得以自治而有餘故取天下亦
有餘吾則淬礪吾百官撫養吾人民練兵擇將修吾道
以深結天下之心治樓櫓於濡塢習步騎於長樂禮賢
於延賓亭儲食於德充宫守已得策然後大舉以問背

叛之罪自南鄭定三秦高祖之遺迹可訪也出石門自河入汴沈林子之故事可訪也自彭城定青徐至幽冀謝幼度之故道可訪也彼脅從之民謳吟我二百年之厚德必有喜見官軍者守之道得於東南攻之功收於西北故天下可以必取也以主上之聰明神武必得其妙用以興天下以建康而創王業彼六朝之君將負荆

爾草茅妄論惟執事恕而取之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謄錄貢生臣湯逢泰